



## 理论文库

### 美元：过度的特权与扰人的问题

[法]让-克洛德·德洛奈/文 赵超/编译

2008-05-14

**【内容摘要】**对全球头号强国美国的研究，应采取有别于对其他世界强国的研究方式；但同时，也应将其作为众多国家的一员、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国家一同作为整体研究的对象。对美元的研究便可以体现出这双重要求。一方面，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作为国家性的货币，美元具有与其他经济强国发行的国家性货币颇为相似的特征。因此，美元与日元、欧元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外汇。另一方面，美元正趋向于变成一种全球经济和金融力量的通用货币。因此，美元也是世界货币。然而，货币的国家性与世界性是以同一个货币名称——美元呈现出来的，两个特征既互为补充又相互对立，由此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关键词】**美元；世界经济；货币

对全球头号强国美国的研究，应采取有别于对其他世界强国的研究方式；但同时，也应将其作为众多国家的一员、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国家一同作为整体研究的对象。对美元的研究便可以体现出这双重要求。一方面，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作为国家性的货币，美元具有与其他经济强国发行的国家性货币颇为相似的特征。因此，美元与日元、欧元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外汇。另一方面，美元正趋向于变成一种全球经济和金融力量的通用货币。因此，美元也是世界货币。然而，货币的国家性与世界性是以同一个货币名称——美元呈现出来的，两个特征既互为补充又相互对立，由此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存在是作为国家货币存在的延伸与扩展，这两种特征是统一的。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具有像美元这样的世界货币特征。对于发行这种货币的国家而言，其政府应密切关注货币的情况，并且应具备雄厚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以便能够充分利用世界货币身份所带来的过度特权，从中获益。另一方面，美元的这两种特性是相互对立的，其世界货币的功能对其国家货币的功能造成损害，反之亦然。两种功能运转起来，犹如两匹马向相反的方向拉拽套车，由此便产生了扰人的问题。由于两个特征的统一与对立，美元成为不断变化更新的综合体、一个极为矛盾的个体，且其矛盾性仍在日益加剧。这就是美元的动力法则。美元会因世界而患病，世界也会因美元而不适。

#### 一、世界美元体制的建立、原因、过程和结果

##### 1. 为什么？从何时起？如何形成？

首先，试着回答一下“为什么美元是世界货币”的问题。美元的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并非始于今天，而是从60年前二战结束时起便明确地确立起来。当时，发达国家均出现美元匮乏的问题，它们必须进入美国市场购买各种必需品，但手上并没有货币。这些国家由于战争的影响出现经济衰竭，没有了外汇和黄金资源，也就没有办法换得购买食品与设备所必需的美元。与此相反，在这段动荡的时期内，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增，出口能力提高。正因如此，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通过美国政府向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放大量的美元贷款，最先体现出美元的权威性地位，当时美国的贸易和资本实现顺差。换言之，美元当时尚未成为世界货币，而是世界最强国家的国家性货币，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如今，美元既是世界最强国家的国家性货币，也是世界性货币，这意味着许多国家已经完全接受了美元，将其作为本国的经济货币。赤道地区和萨尔瓦多地区便是如此，我们可以说这些国家已被“美元化”了。在其他一些未

被美元化且中央银行发行本国货币的国家中（例如越南），一些日常贸易也是用美元结算的。然而，虽然这类具体的表现看似不少，但是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影响较小。除了这些表现之外，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作用还体现在以下事实上：每个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力求积累一定的美元储备。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保持本国货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或者在于保证本国信贷体系的良好运转。

自从美国的跨国企业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致使美元的需求量增加时起，美元以强大的经济作为支撑，成为一种世界货币。推而广之，全球的跨国企业，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在开展对外业务的时候都会使用美元。而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各国的中央银行也都在储备美元。总而言之，美元的发行仍然打着美国经济的旗号，但是一部分美元已经不再受到美国当局的管理，开始独立地发挥作用了。因此，如今的美元既是美国的货币，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货币。

接下来回答“从什么时候开始”和“如何形成”，我将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首先，目前并不存在一个以开展全球业务为目的的各国银行（某种形式的世界银行），世界各地的经济代理可以在这样的银行内代表各自的国家申请贷款。资本主义将经济自由视为有利于有产者的绝对原则，财富越多的人越会受益，因此按照资本主义的组织结构与基本理念，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最强大的国家就会成为世界货币的供应者。

其次，承担世界货币提供者的职责有利也有弊。一方面，一个国家为了成为世界货币的提供者而想要承担这一职责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不为他人所知的情况下默默地成为世界货币的提供者。诚然，世界货币提供者的职责是由私人经济机构承担的（美国的跨国公司力求扩张到世界各地），但是，这一过程必须以政府机构的大规模调整为基础，以促使由此而形成的体系能够合理地运转。

第三，现行体制中，提供世界货币必须通过遵守资本主义自由原则和市场规律的供应渠道，同时对机构组织进行调整。实践证明，供应美元最有效的渠道是进行对外贸易。借用这种方式，非美国经营者（包括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发展业务的美国经营者）为获得美元，要么通过向美国出口产品，要么通过在其业务地区内接收大量的美元投资。由此可见，为世界供应美元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美国出现贸易逆差，二是美国经济出现资本净输出。总而言之，为长期承担世界货币供应者的职责，美国必须对本国经济进行调整以长期维持贸易逆差和资本净输出的状态。如今，我们所说的“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提供世界货币的必要条件。在美国向世界提供美元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也采取措施对机构进行调整，以此作为补充条件，使美元的价值固定地随着市价浮动。

从1971年开始，美国的逆差情况就一直倍受关注，下面回顾一下近几十年来美国调整美元的世界货币作用所经历的几个重要阶段。20世纪70年代，经过再三思量，美国政府走上了贸易逆差的道路。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合理地放弃了美元与黄金采取固定汇率的原则。随后，美国的证券市场相应地进行调整，资本流动实现自由化。

20世纪80年代，其他经济实体也紧随美国出现了相同的变化。在国内过度积累资本的一般阶段中（国内市场具有局限性，需要从外部寻找投资、筹资和赢利的新渠道），其主要特点是越来越趋向于经济开放，这些经济实体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程度而采用了美国模式。在那几年内，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市场（除日本外）纷纷自由化。美元成为不同货币的浮动标准，美元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与这些货币保持一种刚性或柔性的关系。为了避免美元与金融投机引发通货膨胀（导致债务关系出现的主要原因）和资本主义地区间的手足相残，工资的发放受到了严格的控制，逐渐部分地与国内生产总值挂钩。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国家的税收制度以及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动，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最终被作为一般条件确定下来。由此，无法再对货币进行主观操控。

经过经济开放阶段之后，资本高度全球化阶段随即开始。社会主义体制已公开宣告失败，最贫困的国家只能自生自灭。到处都在大张旗鼓地拆除国有企业。技术的全球化得到了极大的促进，用于技术的花费在单位成本中所占的比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99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出现历史新高，占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005年的第四季度，美国的逆差额达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个数字大得惊人（2006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报告）。这一变化是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及其加速发展密不可分的。

## 2. 结果如何？

我们将从两个层面对美元的世界性作用所带来的结果进行分析：一是从“过度的特权与扰人的问题”的角度考虑美国层面；二是从资本主义世界和美元对当代帝国主义的建立所作的贡献层面进行考虑。首先看看第一个层面。

在我们刚刚所描述的货币形势的结果中，最容易被觉察的就是所谓的美国的“过度特权”。美元所发挥的世界货币的作用，使得美国经济免受外部因素的束缚。当美国的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时——这也是目前一直持续的情况，美国的进口（用美元付款）就会高于出口（用其他国家的货币结算）。因此，美元在总体上出现了剩余，并且剩余越来越多。但是这并没有太大关系，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元出现的剩余可以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世

界各地都需要美元。

只有个别国家可以从特权中获益，特别是最富裕的国家。与美国相同，当摩洛哥的经济出现逆差时，迪拉姆也相应地出现剩余。但是持有迪拉姆的外国央行就会要求摩洛哥央行将迪拉姆兑换成外币，例如美元。外国央行事实上将间接地通过国际信贷组织发挥作用，由此，摩洛哥经济会被迫对其对外贸易进行平衡和稳定，一般来说就是要减少进口、遏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美国经济就不会受到这种束缚，因此美国经济可以实现平均高于其他国家的持续增长。此外，美国的执政者还能够为他们所发动的战争以及驻外美军提供资金，这一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容易做到。最后还应指出的是，使用美元进行投资的私人经营者也能够从过度的特权中获得好处。由于美元具有世界货币的作用，负债美元比起负债其他货币会更便宜些。

但是相反，过度的特权会带来一个扰人的问题：当美元通过贸易逆差而离开美国之后会怎么样呢？当然，美元总有一天会进入世界市场。但是，这些美元很快会被各国央行和个人收入账中，它们仍然是美国经济的隐患，因此需要由美国财政部出面规避这一风险。美国出现贸易逆差时，意味着其他国家必然承担等额的债权，就相当于这些国家借给美国一笔与逆差额度相等的储蓄金。因此，美国财政部的参与旨在支持这一局面，并于日后回报以该形式借入的储蓄金，以达到稳定储蓄金的目的。我们可以发现，这笔固定的借款是以美元借出的，所以成本并不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增加，美国的负债也就会越来越多。

我们接下来即将分析的第二个层面的结果是与“帝国主义”相关的。列宁通过“帝国主义”这个词语，以霍布森的研究和马克思的思想为基础，致力于理解受到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力量统治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的情况，因为当列宁进行这方面思考的时候，这些国家正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之中。如今，许多主观上对共产主义感兴趣的人似乎已经放弃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语，认为它陈腐不堪，也不再研究它所涵盖的问题。仿佛从此以后，“全球主义”就可以解释所有过去被我们称为“帝国主义”的东西，而“替代全球主义”也成为一种能够对其进行彻底批判的形式。帝国主义的问题当然不会一成不变，列宁已经通过评析其他人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极富创造性地延长了该理论的生命力。但是，列宁自己也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让我们试着了解该问题所涵盖的内容，以及应该在哪些方面重新分析美元在当代所起的作用。

我认为，帝国主义的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事实上这三方面具有一定的统一性：1. 哪个国家位于帝国主义体系的核心位置？2. 其他哪些国家也参与了该体系？这些国家有什么重要的特征？3. 该体系的整体动力是什么？由于这一动力过去已经引发了两次战争，它是否还会引发战争？我们将快速地解答以上问题，当然答案并不是很全面，但是至少可以说明这个货币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含义上的货币问题。

第一，如今在谈到帝国主义问题的时候，货币是极为重要的方面之一。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中心，不仅是由于军事、科技、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还要考虑货币原因。美元成为美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用品，为美国的货币需求提供保证。引用弗朗索瓦·贝鲁十分重视的一个概念——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统治者”，而美元则是其统治工具之一。

第二，美元揭示出当今正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制的主要特点。我们在此主要分析三个特点：1. 帝国主义是多个国家共同奉行的体系，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都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统治。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其他经济力量接受其统治。2. 国家权力机构在各个国家中加强干预是该体系运转的基础。如果没有美国财政部，没有中央银行平常对美元的大量干预，美元就不会作为世界货币而存在。3. 推动该体系运行的不仅包括公共参与者（刚刚提到的国家权力机构），还包括私人经营者，这里所说的私人经营者不单是指列宁所影射的银行。如今的证券体制、抚恤金以及其他金融辅助措施已经补充甚至部分代替了形成于20世纪初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银行的作用，资本主义运行的美国模式（全球化模式）代替了德国模式（国家模式）。

第三，帝国主义体系是否和平？我们目前还无法解读未来。一方面，当今美元的流通方式相比一个世纪前更能促进资本的相互渗透。一些分析家认为，可能将会形成一个世界性的资产阶级，比起过去的国家性资产阶级，他们更愿意通过减少战争的方式处理事务。然而，国家并未消亡，竞争尚且存在，特别是不同体制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非常紧张。现在与过去相比，存在着更多能够维系和平的机会，但是从理论上说，在当前资本主义体制的框架内，我们仍无法排除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元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勾勒出现有矛盾的轮廓。

美元充斥着货币和金融领域，甚至远远超出了这两个领域。不过，美元危机最有可能发生在货币领域，尽管目前看来所有的困难似乎已经得以压缩或填补，但其实困难仍然越积越多。然而，对付疾病的最好的治疗方法难道不是采取预防措施吗？因此，我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简要地研究一些对策。

## 二、如何解决美元危机？

作为世界货币，美元从技术角度上看已经处于危机之中。由于实现平衡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美国总有一天

必须结清所有美元账目，除非允许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央行和美国财政部无限度地为美元提供必要的支持，以保证美元在不会过度丧失价值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下去，或者允许在受到美元推动作用的全球劳动剥削中产生的利益无限度地弥补美元所丧失的价值。这两种假设的前提是，相关的政府机构或国家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总是一致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们的利益可能相去甚远。

## 1. 两类方案

现在为解决“美元的世界性问题”，主要提出了两类方案，这些方案有的比较务实、具体，有的则比较抽象、宽泛。比较务实的方案有两种，且两者是对称的，目标一致，即重新实现美国的贸易平衡。一种方案主张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实行大幅度的贬值（至少30%），另一种方案是要求在美国进口贸易中占极大比重的亚洲国家实现货币升值。这一类解决方案旨在说明：由于美国现在的对外贸易持续不平衡，这意味着从结构上看，以美元计量的美国价格整体高于其他国家的商品换算成美元的价格。由此可知，进口到美国的商品（较便宜）多于从美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商品（较昂贵）。美元汇率下浮的做法理论上可以纠正这种不平衡，还可以为美国企业重新设立竞争程度，通过竞争将价格中高出的部分抵消掉。假设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了，这意味着一个用人民币计量的既定价格必将对更多的美元。以美元计量的中国商品的价格将会再次提高，中国的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将处于劣势。

这些方案从货币的角度出发，以贸易自由化谈判为辅，似乎并无法重新实现美国的贸易平衡。我就此问题作出以下四点评论：

1.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应该搞清楚哪个国家必须对其货币进行干涉。到底应该是美国让美元贬值，还是其他国家让它们的货币升值？这两种解决方案并不完全对等。任何一方都希望自己的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最小。如果人民币升值（但是为什么中国就是惟一个需要升值货币的国家？），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似掌握着大量的债权，中国还是可能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下功夫，以保持其对美国的出口水平不变。

2. 另一个需要了解的问题是，美元贬值或者其他货币升值是否会对美国现在的对外贸易产生平衡作用。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全球化横扫美国的工业，特别是消费品领域。假设美元真的贬值，货币价格的调整可能会对现有的生产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已经不复存在的生产还有作用吗？

3. 美国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跨国企业进行对内贸易的结果。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对商贸流通的管理并不受国界限制。企业能够建立灵活调整价格的国内账户。

4. 最后，我们再回到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上来。由于美元在美国之外发挥世界货币的作用，所以贸易逆差是为世界市场提供美元的唯一方法。想要纠正不平衡对美元造成的影响看起来只是一种幻想，因为按照规律，只有通过这种不平衡才能提供商业贸易所需的美元。

因此，这些技术性较强的解决方案貌似意义并不大。相反，一些宏观的、抽象的、笼统的、旨在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制的解决方案又如何呢？

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很正常的。通过调整汇率的方法来解决美元问题或者美国的贸易差额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从整体上改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的想法便成为技术性建议的合理补充。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提出许多抽象的改革计划，它们源于各大思想派别，其作用在于鼓励学术界对当代世界的发展条件进行全面的思考。由此，法国共产党在2005年提出一个计划，表明创造“一种世界通用的合作货币”的愿望，该计划勾勒出欧洲央行的新作用。然而，确切地说，这种“笔杆革命”最大的弱点在于只是纸上谈兵。首先，受到美国掌控的货币机构怎么可能为了发生改变而牺牲美国在机构中的权威？目前，这些宏观的解决方案在得以充分阐述之前就已经被假定为“能够解决问题”。因此，这类解决方案是存在风险的。根据历史与斗争所决定的实际发展情况，强调寻找解决方案的做法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这才应该是共产主义思想在相关领域所承担的职责。剖析现实矛盾可以避免我们陷入抽象技术概念的流沙中。

## 2. 如何具体地逐步实现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的转变？

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回过头来思考，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薄弱环节何在？该环节应该主要是指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因为它一旦断裂将会引起整体波动。我认为，该环节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有关，特别是中国。关于中国的问题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一方面，中国需要大量的投资，为进一步发展赚取美元。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受到国内狭窄市场和传统劳动力成本的限制，赢利空间缩小，于是它们将一部分传统的经济活动转移至中国开展（中国需要赚取美元），并在中国进行投资（企业为中国带来美元）。总而言之，出口成为中国经济赚取美元的最主要的途径。

近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应邀到中国举行了数场演讲，主题都是关于当前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尽管新的发展过程尚且难以成形，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如果不对民众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进行规划，就无法继续推进发展。作为全球买主的美国，经济出现了衰落，它最终将无法对这种发展

模式的转变起到推动作用。然而，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如果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通过这种新的发展模式而得以大量增长，那么这种做法与美国政府所要求的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产品的价格升高）相比，对于中国的出口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几乎是相同的。但是两种做法开始时的动力有所不同。我将通过使用一种可能比较极端的方式对其特征进行深入的剖析，归纳出两个方面。

第一，如果美国市场的供应产品不再是以前进口的产品，那么这将会引起产品价格的抬升。在某段时间内，假设美国本土不生产这类产品，那么美国仍然需要进口这类产品，其贸易逆差也就会相应地增加。换言之，产品价格的相对抬高会改变美国本土生产的赢利条件。因此，在对中国的生产体制重新定位的基础之上，可以推断出美国的生产体制也必将重新定位。价格虽然只是一种过程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十分重要。此外，对美国的生产机构重新定位的做法无法解决特殊的技术问题，因为就目前的贸易形势来看，全球化并不依靠技术转让。资本家竭尽全力地从最低的劳动力成本中获利，特别是在中国，但是从不对中国实行技术转让。也就是说，政府机构的干涉对于外国企业重新调整在中国的经营战略可能会有所帮助。总之，可以想见，中国对有利于国内市场发展的经济政策进行重新定位，比起在美国为了实现相同的定位而进行民主运动，会更容易实现。

第二，随着竞争领域产品价格的提升，非竞争领域产品价格相对地趋于降低。于是，非竞争领域的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趋于改善，并能够从更多的家庭需求中获益。假设鼓励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行为，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本质及其自身的矛盾，因为全球化会促使个人大规模消费的工业产品的过度竞争，并导致集体消费的衰退。

通过这种方式而形成的消费者是一个极度贫穷的个体。显然，个体是当今时代最首要的诱惑因素之一。但是，我们不能将对个人主义的研究混同于对个体的研究，前者取决于社会领域和个体领域中贫富的极度反差，后者则必须以不同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生产和消费模式为基础。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重要因素美元进一步加强了最终消费体制的竞争性和狭隘性。若该体制从最严重的矛盾点断裂开来，则可能会使世界动力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重新回到国家性和地区性的工业产品的生产体制，另一个是大大增加非竞争产品的生产。（资料来源：Jean-Claude Delaunay, Pensée, n°350, avril/juin 2007）

（来源：《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3期）

上一条 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  
下一条 2008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